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

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横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冗濫銓曹況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

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
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
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録召與之
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
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
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之薦士
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
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

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藴以薦諸朝一日萬幾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

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
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
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
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為空言者無今徒掛
墻壁為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
門命草吕𠅤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
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
横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

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謂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宫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為安州乃

克葵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遊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為迂濶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

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汙扣之乃為盜者葢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毁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

惑志何名知已益講説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裏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彊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

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安石欲以為陜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脩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為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

益忌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既亡友人劉彛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

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産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

守寧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為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為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為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為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

得志排異已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為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脩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

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
獘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
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槀雖親子弟不得聞
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
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
加歛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
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
為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尋榦當三班院

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為欺姦洙草其甚者八事定為令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内數人拜恩名體殊而格以一律茍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廕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奬其文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

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價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為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

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

行習俗羨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

應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

帝親政召内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

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穊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穊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録亂神宗實録今方脩哲宗實録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穊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穊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擘暱將拜相穊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

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勑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吕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内織錦緣宫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

用黃絁服御用纁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脩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彦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惓惓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為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贏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

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兗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幷劾閤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

人遥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
陰求援助狥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
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
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
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
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
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
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

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綏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為惡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

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

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
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
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
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
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
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
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
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

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勅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不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

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

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
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蔵巧
詐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
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
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吕惠卿所
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
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
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

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

事為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嗳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聞者痛惜之元祐初吕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

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負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擢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宫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輙爭禆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

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者得以中傷媒蘖誣陷其蔽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

告曾公亮巳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顧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勑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

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巳功開局設官用
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摇人心去年因許遵文
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
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疎間骨肉
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
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巳隱忍不行先
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
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

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
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
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
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
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
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
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
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

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

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脩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强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淅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

沔用威嚴為治屬吏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
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
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
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為一人偏詞
不可以汩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
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
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
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専欲附會以求美

官顓令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
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
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
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
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
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
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

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脩經局又欲辟為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

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為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税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裨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

買麻籸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狠近利使夫

抱道懐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壊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

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
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
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呌相賀又下責躬詔
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
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
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
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
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

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洲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

并劾馮京為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
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
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
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
孫覺表言之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
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
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
十九里人揭其閭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

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為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顗窮厄至死皆充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臣宗楷按數句文義不順東都事畧鄭獬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獬疑是權開封府或是權知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新法按問為王安石所惡也發遣二字疑有誤

鄭俠傳泉州教授○臣人龍按西塘集哲宗立放還除

泉州録事參軍非泉州教授也與本傳不同

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臣人龍按西塘集建中靖國時放還復前職崇寧監衡山廟旋追毀前命勒停五年降旨復將侍郎敘用亦與本傳不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舉人臣章玉輅

宋史卷五百二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八十一

何郯　吳中復從孫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郯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郯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知郯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郯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郯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

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閤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為妃地帝以語鄒鄒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鄒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鄒言佞人在君側為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鄒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

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任守忠以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郯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内臣遷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禄既得其禄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

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鄖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内臣坐殿上者此獘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鄖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鄖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强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宫親叨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

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為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鄒乞準故事凡詔勑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勑過門下鄒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内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

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為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

豈有識面臺官即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塔河内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揺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

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
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廵轄官苛
刻縶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
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
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
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
其語以上熙寧併首郡邑以永康為縣中復言永康控
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

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耶建中靖國初畿内饑多盗以擇仁知大鹿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盗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

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
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
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因
擿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
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
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
官即以直祕閣為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
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脩撰為京畿都轉運使

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削鐵讒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寶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于遠戩中以事

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致殺二人以逭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彊簡澹

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廙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彦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為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為記室參軍直集賢院潁王為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廙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廙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河決東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閒築堤
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
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
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
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
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
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
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

卒年六十九贈光禄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
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歴用兵詔求遺逸
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
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
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
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
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

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入為吳王潭王宮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入為皇子即拜說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此說邪對曰臣荷王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

請謝事不許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為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為寵

孫思恭字彦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為兖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祕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直集賢院以

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歷近世歷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

為濮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為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為皇子愈堅卧不出孟陽入見卧内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為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宮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即位命為皇子位説書以

甞侍藩邸固辭加直祕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羣臣未甞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已乃遷集賢殿脩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

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為戸部判官神宗出閤精簡宫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為潁王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

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為開封推官遇事
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卒沛然仁宗愛其才
欲超置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
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蹤跡不類人
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
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召脩起居注知制
誥知諫院詔遣内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
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覲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

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為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為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

彊禦知無不為朕一見許其忠藎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

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說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為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歷改置閏悉從之繪嘗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竇卞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繪為吏敏彊主愛利

而受性踈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

范祖禹所咨重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嵗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

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為髙密廣平院教授英宗

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

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

言非所以祈天戒詔罷之㑹聖宫脩仁宗神御殿甚宏

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

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盜治守藏吏庫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幷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無窮計頴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内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

相避契丹張旻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産鐵利為饒請復舊治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為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塲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内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

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閭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工技擊者籍為勇敢倣漢謫戍法貰流以下

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為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彊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黃嵬山分水嶺立新彊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泰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闕力言虛內事外恐

搖根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録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太學録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

靜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閤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旣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

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為辛太學頌或擿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郯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郯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聰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

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

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何郯傳體實郯與張昇極陳竦姦狀事○體實二字疑誤南北本俱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考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脩

列傳第八十二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

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隷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兾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十騎突至兾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為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廵至大名契丹退趨鄚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鄚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棄甲遁去拜唐州團

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
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劒善
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
酋大鵰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
為契丹所掠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為襄王牽
攏官王尹京命廵內外八廂積獲姦盗甚衆盗有遺化
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

而起王曰徽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即位擢御龍弩直雙貟都頭累遷御龍骨朶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衞四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為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

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脩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莊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事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隷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隷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至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陜西用兵經畧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畧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

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弊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鬭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槖駞鎧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即引卻遷文

思使從知保定軍經畧使龎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廵檢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敵穴羙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羙獨以西兵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果無功未幾敵復畧土埌砦羙迎擊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築柵于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

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居劄萬多移三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飭黄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歷中

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横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盧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諜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畧使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羙曰兵嘗以寡擊衆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羙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

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自陜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十一招種落内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禄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資子蚕卒以孫永清為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倜儻有志畧劉繼元欲召至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當事太平天子我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

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爲都廵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祿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

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鄉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洺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隷禁軍以挽彊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驥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為

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為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廵檢元昊反改博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歩軍總管兼知邠州謙不讀書然闘訟曲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强市民物以飾厨傳謙獨無所挠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疾卒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為隰州兵馬監押捕盜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廵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别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廵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髙羅跛臧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為置酒先醻取細伏圍纔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

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歌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捉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士龍戰没振出别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從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明年知環州累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為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

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隣部俾以環為法不聽於是東茭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惟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乗勝以進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茍延州弗支則陜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機也未幾賊寇塞門砦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砦中兵纔千人屢告急被圍五月

才遣百餘人赴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為都轉運使龐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勅御史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祁州團練使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栢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

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剛强自負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衆樂為用子珣瑜皆工騎射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畧於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閤門祇候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

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為緣邊廵檢使呂夷簡宋庠為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即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叅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麻氊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静邊歷揆吴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静邊將劉滬殿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士皆歎服瞎氊居龕谷無所属珣與書招之遺以綈綿瞎

擅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樾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徙軍新濠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來衆倍鋒鋭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鬭夏衆稍却我軍復

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既没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産初隷禁軍累遷龍神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即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潮州團練使未幾真拜𢈔州團練使擢知滄州本路鈐轄楊懷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會河決商胡

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羣譟將刦庫兵為亂州將恐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狥明年以疾求醫京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捧日軍又選為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班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内殿崇班慶州北路都廵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既還夏人遣騎襲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以

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旣咄當迷子砦
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者恪取號於衆曰
賊矢石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爭奮果先得城遷供
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
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他日取焦蒿砦歸恪獨殿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箙
止有二鏵即爲引滿之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
轄高繼隆將兵分討漢乞薛馬都嵬等三砦恪先破都

嵬而繼隆圍薛馬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旣又援惟序下
漢乞砦改左騏驥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
恪率兵二千餘戰克之改宫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
因特召見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髙平軍劉璠堡可
乗驛亟往遂遷禮賔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
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兼行比至平凉賊已
解頃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
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

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
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為永興軍
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
可試引弓擊劍角觝補三班奉職為延州南安砦主東
路廵檢數以少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脩青澗
城奏懷德為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册
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廂主遷左班殿直又率蕃漢燒

蕩賊海溝荼山龍栢安化十七砦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祗候延州雕籍入奏為東路都廵檢使夷黒神厥保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趨僕射谷懐徳以兵數千據谷旁髙原待之斬首二百級得畜産器械以千數遷内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城虜不敢犯遂以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衆元昊為夏國主命國子博士髙良夫與懐徳會西人畫界雕

籍具論其前後功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
用兵久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畧使梁適奏請推
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
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
宦官閤士良為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
大名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
延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
恩以其屬叛往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

隨州觀察使英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
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頰鏃入於骨以
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贇高州團練使仁宗為皇
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補右
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為環州都監破趙
元昊吃叿井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遷內殿崇
班環慶路都監從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青范恪同召

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翌日改禮賓使會葛懷敏敗命為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原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為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弼知青州為之辯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徙原州刺史知滄涇冀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侍衞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閬州觀察使俊

若久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太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鬚將軍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為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阜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郭邈山多載

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適
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
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論曰蔚昭敏髙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
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宽獄脫人於死蓋武
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砦未嘗擇便利
而所向輒勝所得禄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為之用推
古良將何以加此閻守恭慕郭進為人而慷慨自效起

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懐德范恪皆
經畧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
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彊命中精曉兵機塞
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
閲武伎用兵以來人以為無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
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懐
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没惜哉安俊向寳
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

未可同日語也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

高化傳謚曰恭莊○南本作恭壯按化歷官軍職應從壯

馬懷德傳西賊敗其衆○監本西譌因今從南本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考證